「大猫」之年说「虎舅」

中国猫文化漫谈

猫为虎舅、猫为虎师。从动物文化学看，猫与虎深有夙缘。虎年说猫，有得一谈。家猫何时起源，如何驯化？十二生肖为什么没有猫？猫因何走进人类的生活，融入人类的文化？翻阅典籍，诗词典故皆不乏乌圆趣事，展卷问书，书画经典皆可见狸奴小影。

吴裕成

中国民俗学会理事，著有《十二生肖与中华文化》《生肖与中国文化》等

农历壬寅属虎，人们戏称「大猫」之年。以大「攀」小、以乖巧依人的宠物指代不宜亲近的猛兽吗？一句「大猫」，说者听者无歧义，言语添意趣，有意无意间引入动物分类学知识。称霸山林，雄踞自然界食物链顶端的虎，其动物学归属，名隶猫科。早在尚无「猫科」之说的年代，这一大一小两种动物的类同，已沉淀于中国人的常识里。有言道「照猫画虎」，将猫当作兽中王的微版模特。如果说这还是偏重形似，那么，猫为虎舅、猫为虎师的民间故事，对于猫、虎关系的想象，则是形神兼具，又有动物习性特点为依据。宋代陆游记下一笔，其《嘲蓄猫》诗自注：「俗言猫为虎舅，教虎百为，惟不教上树」。（【宋】陆游著，钱仲联校注《剑南诗稿校注　五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，第五一页）

从动物文化学看，猫与虎深有夙缘。虎年说猫，有得一谈，且由生肖民俗谈起。

生肖民俗中的猫

十二生肖为什么没有猫？一个语气调侃的回答是：「当初选生肖时，猫还在古印度沙漠中闯荡呢。」（有说法称亚洲家猫的祖先是印度沙漠猫）这就涉及家猫的起源时间问题。生肖名单至迟战国时已成型，甘肃天水放马滩秦简即有记载。（孙占宇《天水放马滩秦简集释》，甘肃文化出版社，二〇一三年，第一二二页）生肖十二种，六畜（马、牛、羊、鸡、犬、豕）因与人的密切关系而「整建制」入选，可惜猫未跻身其中；另六种，蛇、猛兽（虎）给人强刺激，鼠与人夺食是摆脱不掉的纠缠，猴的一些特点与人类相近，龙为人造图腾，剩下一个兔是祭礼的牲物。祭祀在古代是大事，《礼记·曲礼》开列祭祀所用牲物，六畜牛、猪、羊、鸡、狗在列，唯独不舍得代表国力的马，由兔充之。（杨天宇《礼记译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〇年）古人从印象深刻的动物里选出代表，作为十二地支的肖物，猫却没能进入榜单，大约可以佐证在中国



清　余省、张为邦等合绘　兽谱图册之“虎”
绢本设色　每页纵四〇・一厘米　横四二・五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　余省、张为邦等合绘　兽谱图册之“猫”
绢本设色　每页纵四〇・一厘米　横四二・五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

汉　十二辰四神纹镜
径一八·七厘米　故宫博物院藏

家猫驯化较为普遍的情况尚未出现。至于出没于山野间的狸狐熊豹，有虎在生肖中做野兽的代表，就够了。

先秦典籍「猫」字出现频率不高，较早文献记录，有若干场景是与虎同台的。《逸周书·世俘解》：「武王狩，禽虎二十有二，猫二。」（黄怀信等撰《逸周书汇校集注》卷四《世俘解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七年，第四三三页）猫与虎并列，紧随其后还记熊、罴（即棕熊）、麋等。《诗经·韩奕》夸赞国土富饶，诗句「有熊有罴，有猫有虎」（祝敏彻等译注《诗经译注》，甘肃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四，第七〇一页），四种动物并举，也都是野兽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岁末「八蜡」祭礼：「古之君子，使之必报之：迎猫，为其食田鼠也；迎虎，为其食田豕也，迎而祭之也。」（【清】孙希旦《礼记集解》卷二十六《郊特牲》，中华书局，一九八九年，第六九五页）野猪、田鼠祸害庄稼，古人迎祭它们的天敌——一种「生物防治」思路，祈望借以防害减灾。与虎并举的猫，食田鼠，也非家养。迎而祭之，由人扮作山虎野猫，傩舞之类，这「一国之人皆若狂」的迎神赛会，是古代戏剧的先声。



清　余省、张为邦等合绘　兽谱图册之“鼠”
绢本设色　每页纵四〇・一厘米　横四二・五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这样的农耕风俗，影响人们对家居环境里鼠患的应对，在理念上助力了对猫的驯化。战国时，《韩非子・扬权》：「使鸡司夜，令狸执鼠，皆用其能。」（【战国】韩非著，陈奇猷校注《韩非子新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，第一四一页）。汉代亦然，《说苑・杂言》：「骐骥騄駬，足及千里，置之宫室，使之捕鼠，曾不如小狸。」（【汉】刘向著，王瑛、王天海译注《说苑全译》，贵州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，第七一九页）

又有养狗捕鼠习俗。《吕氏春秋・士容》讲，有人善于相狗，邻居请他代买「取鼠之狗」。（陈奇猷校释《吕氏春秋校释》，学林出版社，一九八四年，第一六八九页）汉代有「狗咬耗子图」，见四川三台县

阅读链接

狸与猫

◎　猫，小畜之猛者。性阴，畏寒而不畏暑。鼻端常冷，夏至则温。目睛一日三变，可定时候早晚。鼠害苗而猫捕之，故字从苗，蜡祭所以迎猫也，古人通谓之狸。《说苑》云：骐骥一日千里，然使捕鼠，曾不如百钱之狸，是矣。女奴、乌圆，皆后世名之。

——故宫博物院藏《兽谱・猫》



四川三台县郪江乡崖墓汉代石刻中的「狗咬耗子图」
图片来源于网络 https://mbd.baidu.com/newspage/data/dtlandingwise?nid=dt_5311592953713730816&sourceFrom=home

郪江乡崖墓石刻。（江玉祥《汉代石刻「狗咬耗子」与古代养狗捕鼠习俗》，《文物天地》一九九一年第一期，第三九页）守门、田猎乃至「充庖厨」，狗在汉画像石上屡屡出镜。猫却不然，在那些事物纷呈的图案里，难觅踪影，也在印证其落选十二生肖的原因。同时代另一比照，汉淮南王刘安飞升传说，留下「一人得道，鸡犬升天」的典故，没有猫的事。金代元好问诗写天坛山仙猫洞，有句「同向燕家舐丹鼎，不随鸡犬上青云」，自注「土人传燕家鸡犬升天，猫独不去」。（【金】元好问《游天坛杂诗十三首》，薛瑞兆、郭明志编《全金诗》第四册，南开大学出版社，一九九五年，第一九七页）那是猫早已成为家畜之后的故事新编。

关于猫的文化话题

驯化的狸，后来称为猫，是个颇含文化内容的话题。

「有鼠出游，狸见于屋，循梁微行」（【汉】韩婴《韩诗外传》卷七，第二十六章，《先秦两汉文论全编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二〇一二年，第四二三页），汉代《韩诗外传》所记孔子语，后世编绘《孔子圣迹图》，图上「子曰」则说「猫方取鼠而欲得之状」（曲阜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供稿《孔子圣迹图》，山东友谊出版社，一九九七年，第二一页）。「狸」换成「猫」。

猫被记入正史，唐朝修《北史》有则材料。独孤陁（隋朝上大将军）好旁门左道，外祖母传下「事猫鬼」邪术，害人谋财。「每以子日夜祀之。言子者鼠也」。（【唐】李延寿《北史》卷六十一「列传第四十九·独孤陁」，中华书局，一九七四年，第二一七一页）这段文字，子、鼠对应，生肖文化溯源时常引述。

敦煌藏经洞出土的唐代绘画，有一组鸟兽头人身女神像，其中一幅为猫首人身，题字「此女神名磨难宁。若梦见猫儿，小儿吐舌□□，即此神与患。祭之吉」。（陈滞冬《图说中国艺术史》，巴蜀书社，一九九九年，第七页）这组图画，写有古于阗文，留下文化交流的线索。各幅汉文句式相同，讲动物入梦，分别有「梦见鸡」「梦见鹿」「梦见鸟」等字样，唯猫稍异——「梦见猫儿」，加了儿化韵，或许是宠物昵称的语言印记。

唐代《朝野佥载》记宫中「调猫儿与鹦鹉同器食」的故事，也称「猫儿」。猫与鹦鹉凑在一个器物里进食，是宫人调教出来的。好祥瑞的武则天要炫耀一番，吩咐遍示百官。偏赶上猫儿肚子正瘪，食欲激发了猫科动物的本能，「传看未遍，猫儿饥，遂咬杀鹦鹉以餐之」。「鹉」「武」音同，「武者国姓」，弄得「则天甚愧」，难掩尴尬。张鷟这部笔记又记荆州长史薛季昶「梦猫儿伏



清　余省、张为邦等合绘　兽谱图册之“狸”
绢本设色　每页纵四〇・一厘米　横四二・五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

唐　鸟兽头人身画像（一组）
纸本设色　纵三三厘米　横八厘米
敦煌莫高窟第一七窟出土
大英博物馆藏



明人绘　猫犬图轴
故宫博物院藏

卧门限上，头向外」。去占梦，得到解语「猫儿者，爪牙；伏门限者，阃外之事」。猫卧门槛，一个挺生活化的梦境，因为梦者是个能带兵远戍的官，便有了解梦话语的主题。书中还记，「河东孝子王燧家猫犬互乳其子，州县上言，遂蒙旌表」。孝亲事迹，借助自家猫狗趣事，得到光耀门楣的表彰。张鷟所记三事，涉及皇家、官吏、百姓，可见唐代养猫已普遍。（【唐】张鷟《朝野佥载》，中华书局，一九七九年，第一一七页、六〇页、七二页）

「猫儿」昵称，宋代依然。陶穀《清

阅读链接

画图样寻猫

◎　秦会之初赐居第时，两浙转运司置一局曰箔场，官吏甚众，专应副赐第事。自是讫其死，十九年不罢，所费不可胜计。其孙女封崇国夫人者，谓之童夫人，盖小名也。爱一狮猫，忽亡之，立限令临安府访求。及期，猫不获，府为捕系邻居民家，且欲劾兵官。兵官惶恐，步行求猫。凡狮猫悉捕致，而皆非也。乃赂入宅老卒，询其状，图百本，于茶肆张之。府尹因嬖人祈退乃已。其子，十九年间无一日不锻酒器，无一日不背书画碑刻之类。

——【宋】陆游《入蜀记 老学庵笔记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，第一七七页

异录》录下京师大街上的寻猫启事：「虞大博宅失去猫儿，色白，小名白雪姑。」（【宋】陶穀《清异录》卷上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二年，第五九页）寥寥十几字，对于养猫风俗中的人与宠物，仿佛说了很多。这是宋初。偏安时，又出了画图样寻猫的事。权相秦桧孙女喜爱的一只狮猫不见了，限令临安府访求，兵官满城找，讯了一些邻居，逮了一群狮猫，没见秦氏养的那只。又画狮猫模样图百张，在各茶馆张贴……这通折腾，见于大诗人陆游的笔记。（【宋】陆游《入蜀记　老学庵笔记》，上海远东出版社，一九九六年，第一七七页）当时人记当时事，含讥讽，也是养猫文化史的南宋奇闻。

诗人陆游养猫，所著《入蜀记》说，黄州、鄂州一带，沿江「大堤高柳，居民稠众，鱼贱如土，百钱可饱二十口。又皆巨鱼，欲觅小鱼饲猫，不可得」。（【宋】陆游《入蜀记　老学庵笔记》，第六五页）来到鱼大而价贱的湖北，却想着买小鱼



近代　程璋　双猫窥鱼图轴
纸本设色　纵一四八厘米　横二〇・八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喂猫，诗人莫非带着狸奴远行？引宋代吕本中《猫》诗来佐证：「伴我闲中气味长，竹舆游历遍诸方。」（丁宝福辑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，中华书局，一九八三年，第三〇〇页）携猫出行，走过不少地方。

陆游喜欢养猫，应是受了上一代人的影响。其父读黄庭坚《乞猫》诗「叹其妙」，共鸣大约得于体验。黄诗四句：「秋来鼠辈欺猫死，窥瓮翻盘搅夜眠。闻道狸奴将数子，买鱼穿柳聘衔蝉。」此诗「聘」字下得好，「衔蝉」为后唐琼花公主呼猫之名。（【明】王志坚《表异录》卷九「动物部二·毛虫类」：「后唐琼花公主有二猫，一白而口衔花朵，一乌而白尾，主呼为衔蝉奴、昆仑妲己。」）宋朝人评论黄庭坚这首诗「千载而下，读者如新」（黄宝华选注《黄庭坚选集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，第九一页），被时间所证明。清代有关猫的谱录类书籍，有一部就叫《衔蝉小录》。

养猫捕鼠风俗的流行，使宋代这一题材的写作超越前代，数量多，有些篇章传诵较广。如陆游《赠猫》：「盐裹聘狸奴，常看戏座隅。时时醉薄荷，夜夜占氍毹。鼠穴功方列，鱼飧赏岂无。仍当立名字，唤作小於菟。」（【宋】陆游著，钱仲联校注《剑南诗稿校注五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五年，第二三三页）「小於菟」即小



明　周之冕　牡丹狸猫图轴
纸本水墨　纵一四五·三厘米　横七〇·三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　朱耷　猫石花卉卷（局部）
纸本水墨　全卷纵三四厘米　横二一八厘米　故宫博物院藏

老虎。「盐裹聘」「醉薄荷」「占氍毹」，后来都成为写猫诗文的熟典。

不说「买」而言「聘」，文学用字之妙，市井百姓未必在意。元代人卖猫的契据，录入《永乐大典》，径称卖与买，自有另一番绝妙：「一只猫儿是黑斑，本在西方诸佛前。三藏带归家长养，护持经卷镇民间。行契是甲卖，与邻居人看，三面断价钱，随契已交还。买主愿如石崇富，寿如彭祖福高迁。仓禾自此巡无怠，鼠残从兹捕不闲。不害愿牲等六畜，不得偷盗食诸般。日日在家宅守物，莫走东去与西边。如有故违走外去，堂前引过受笞鞭。年月日契。」（【清】姚元之《竹叶亭杂记》卷八，光绪刻本）买卖双方请了中间人，立契，付钱，契上语句还包括对买方的祝福，包括对猫的叮嘱：勤逮老鼠，别偷食物，不可外出乱跑——最后一条，针对猫恋故主、逃逸归返的可能，「受笞鞭」立规矩，表示决绝，也含日后猫若走失，与卖家无关的意思。

元代猫契的开头四句，讲家猫来源。在清代《猫苑》一书中，可读到意思相同的文字：「猫乃小兽之猛者。初，中国无之。释氏因鼠啮佛经，唐三藏禅师从西方天竺国携归，不受中国之气。」《猫苑》作者黄汉据以表达另一种见解：「夫开辟之初，禽兽即与万类杂生，故五经早有猫字，何待后世释氏取西域之遗种耶？」（【清】黄汉《猫苑》卷下，清咸丰刻本）

在我国，家猫的畜养远早于唐三藏西行取经的年代。中外往来交流，促进了家猫品种的丰富、品质的提升，也应重视。这是跨朝代的过程，至明代，记载郑和下西洋的史料《西洋番国志》中有「白象、白鼠、狮、猫等异兽」（【明】巩珍著，向达注《西洋番国志》，中华书局，一九六一年，第一四页）；《明史·外国》载，永乐十九年派员购「麒麟、狮子、花猫、鹿、金钱豹、驼鸡、白鸠以归」。（【清】张廷玉等《明史》卷三百二十六「列传第二百十四·外国七」，中华书局，一九七四年，第八四五〇页）

明代养猫，《万历野获编》记有一件嘉靖皇帝朱厚熜的养猫奇葩事：心爱的狮猫死了，朱厚熜「为制金棺，葬之万寿山之麓。又命在直诸老为文，荐度超升。俱以题窘，不能发挥，惟礼侍学士袁炜文中有『化狮成龙』等语，最愜

圣意，未几即改少宰，升宗伯，加一品入内阁，只半年内事耳」。（【明】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编》卷二「贺唁鸟兽文字」，中华书局，一九五九年，第五四页）

「猫儿」这样的称呼仍在用。万历年间，太监刘若愚《明宫史》记有「猫儿房」，「近侍三四人，专饲御前有名分之猫」。给猫起名拟人化，雄者叫「某小厮」，雌者叫「某丫头」，骟过的叫「某老爹」。宫中养猫，据说是为了提示「生育继嗣为重」，就像大内以「螽斯」「千婴」「百子」为门名一样，「借此感触生机，广胤嗣」。（【明】刘若愚《明宫史》，北京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二年，第六三页）为何要养猫，此系别具一格的理由。

息鼠之猫

古人把猫引入自己的生活圈子，首要缘由是针对鼠的搅扰。

明代《便民图纂》记有相猫法：「猫儿身短最为良，眼用金银尾用长，面似虎威声要喊，老鼠闻之自避藏。」还要看上腭，所谓「口中三坎者捉一季，五坎者捉二季，七坎者捉三季，九坎者捉四季」。毛色则以纯正为佳，「纯白、纯黑、纯黄者，不须拣」；至于花猫，「要四足及尾花缠得过，方好」，花纹合围周身比零星斑纹要好。（【明】邝璠《便民图纂》卷十四，明嘉靖刻本）伯乐相马寻的是千里马，如此相猫，着眼主要在捕鼠。另外还要看猫出生在哪个月份，山东俗语「三月避，四月咬，五月满山跑」，三月生的避鼠，四月生的咬鼠，五月生的不逮鼠。（任骋《中国民间禁忌　增补本》，花山文艺出版社，一九九八年，第四五四页）这俗语讲的也是养猫捕鼠。

无锡惠山泥塑，与大阿福（江苏无锡惠山泥人的代表作品，塑一儿童团坐，怀抱狮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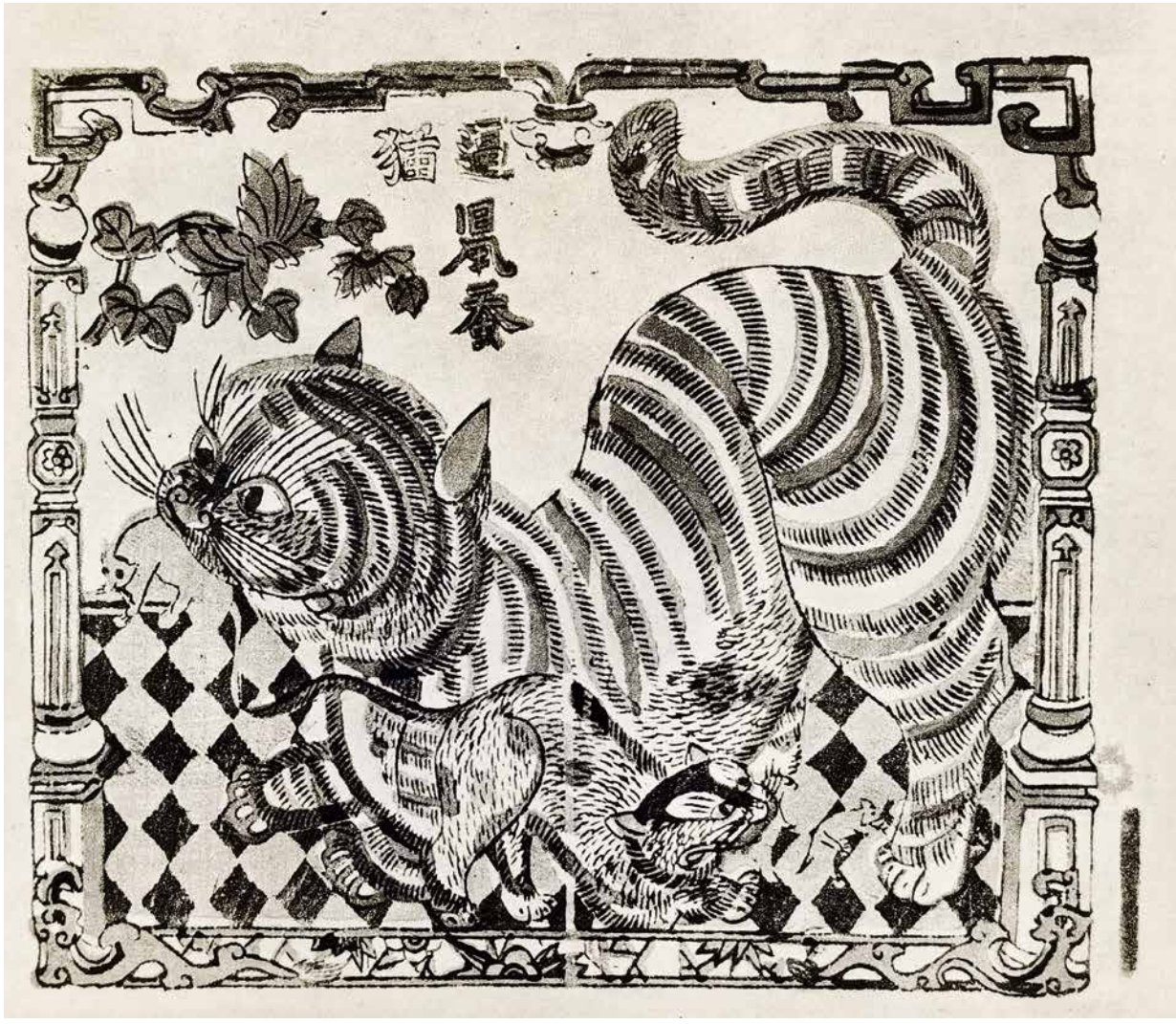
清　虚谷　猫蝶图轴
纸本设色　纵一二〇・九厘米　横三八・七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

近现代　徐悲鸿　梧桐猫蝶轴
纸本设色　纵九二厘米　横四二・五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

近现代　徐悲鸿　猫石图轴
纸本设色　纵六六・九厘米　横二八・六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

苏州桃花坞年画《逼鼠蚕猫》
图片取自王树村《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，第二四四页

子或麒麟，含有迎祥纳富之意）齐名的是猫。江南养蚕，蚕怕老鼠，养蚕人家借泥猫禳镇鼠害，江浙地区称为「蚕花猫」。（姜彬《吴越民间信仰习俗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，第五四〇页）同一民俗功用，苏州桃花坞年画《逼鼠蚕猫》，画面是口衔老鼠的大花猫的特写镜头，育蚕时节贴门上。（王树村《中国民间年画史图录》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，一九九一年，第二四四页）

「逼鼠」二字甚妙，元代《图绘宝鉴》评画，即有「画猫能逼鼠」之语~【元】夏文彦《图绘宝鉴》，《中国书画全书（二）》，上海书画出版社，一九九三年，第八九二页~；稍早于此，金代王良臣《狸奴画轴》诗云「乞与黄家禳鼠祸」（薛瑞兆、郭明志编《全金诗》第三册，第一七四页），也是说画的。宋代《宣和画谱》载，何尊师专长画猫，「凡猫之寝觉行坐，聚戏散走，伺鼠捕食，泽吻磨牙，无不曲尽猫之态度」。（《宣和画谱》卷十四，人民美术出版社，二〇一六年，第二三七页）后世的称许，莫过于「何尊师画猫，则鼠潜避」这佳评了。（【明】高濂《遵生八笺》「燕闲清赏笺上·叙古宝玩诸品」）不妨猫鼠「换位」，再看画得逼真的鼠。宋代东安（湖

南省永州市东安县）有位读书人画鼠一轴，被县令挂于墙壁。转天画轴落地上，屡挂屡坠。后来发现，猫把画上鼠当成真老鼠，扑画落地。县令举画试群猫，莫不踉跄相扑。（【宋】曾敏行《独醒杂志》卷九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六年，第八五页）

猫为鼠类的天敌。金圣叹为此大呼「不亦快哉」。这位清初才子批注《西厢记》，连写下三十三个「不亦快哉」。其中道：「空斋独坐，正思夜来床头鼠耗可恼，不知其戛戛者损我何器，嗤嗤者裂我何书。中心回惑，忽见一俊猫，注目摇尾，似有所睹。敛声屏息，少复待之，则疾趋如风，掇然一声而此物竟去矣，不亦快哉！」（【清】褚人获《坚瓠集》（第二册）「猫捕鼠」，浙江人民出版社，一九八六年，第四五五页）眼瞅着猫捉老鼠，场面节奏，绘声绘色。

猫为鼠天敌，就有人家不养猫。唐柳宗元《三戒》讲，永州有人因属鼠，「爱鼠，不养猫」，是本命禁忌习俗的例子。古人想象鼠会因此感恩。《玉泉子》说，李昭嘏三世不养猫，科举考试时鼠几次拖其试卷到主考官枕边。（【五代后唐】刘崇远《玉泉子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八年，第一六页）鼠报恩荐卷，明代《客座赘语》、清代《子不语》都有翻版，且都添加了一个更具故事性的细节——前者科考是庚子科，后者科考是甲子科，均为子鼠之年。宋代《夷坚志》载吕彦因属鼠不养猫，后得鼠以玉雕狮子相报答。（【宋】洪迈《夷坚志》补卷第二十一「玉狮子」，中华书局，一九八一年，第一七四六页）典当行奉鼠为耗神，不养猫。（李乔《行业神崇拜中国民众造神运动研究》，中国文联出版社，二〇〇〇年，第三七一页）

天敌捕鼠，有时打了折扣，养着猫，却未能享受金圣叹的「不亦快哉」，这种情况并不少见。明代的翰林院学士薛瑄《猫说》云「家苦鼠暴，乞得一猫，形魁然大，爪牙铦且利，余私计鼠暴当不复虑」，那猫却「饥哺饱嬉，一无所为」，群鼠先是害怕，屏伏洞中不敢出，既而不再畏惧，「偕其类复出，为暴如故」。（【明】薛瑄《敬轩文集》卷十一《猫说》，四库全书本）

猫失本能不捕鼠，似与饱食无饥有关联。明代「京师内寺贵戚蓄猫，莹白肥大，逾数十斤，而不捕鼠，但亲人耳」。（【明】谢肇淛《五杂组》卷之九「物部一」，



清　朱本　双猫图扇页

纸本设色　纵一六・八厘米　横五一・三厘米
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　黄鞠　猫蝶纨扇页
绢本设色
故宫博物院藏



明 朱瞻基 花下狸奴图 纸本设色 台北故宫博物院藏

上海书店，二〇〇一年，第一七五页）这「但亲人」，能哄主人欢心，或戏耍取乐，或借以排遣寂寞，甚至充当了难以割舍的情感寄托。清代《觚剩》故事，讲某贵夫人「性爱狸奴」，为所饲猫取名「乌员」，每天在「花栏绣榻间，徘徊抚玩，珍重之意，逾于掌珠」。（【清】钮琇《觚剩》卷三「沉香瘗狸」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一九八六年，第四七页）宋代诗人吕本中写猫，「火边每与人争席，睡起偏嫌犬近床」（【宋】吕本中《猫》，《历代诗话续编》，第三〇〇页），可谓「曲尽猫之情态」。陆游八旬以猫为伴，「狸奴不执鼠，同我爱青毡」。腊月冬寒，「夜长暖足有狸奴」。（【宋】陆游著，钱仲联校注《剑南诗稿校注　七》卷六十九《小室》，卷七十四《岁未尽前数日偶题长句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二〇〇五，第二三七页、四〇七）这让人联想《红楼梦》第五十回，大观园里联诗游戏，史湘云：「石楼闲睡鹤。」林黛玉：「锦屧暖亲猫。」

懈怠于捕鼠的猫，人们还给了其美称「麒麟猫」。清代《猫苑》引南宋林希逸《戏号麒麟猫》：「道汝含蝉实负名，甘眠昼夜寂无声。不曾捕鼠只看鼠，莫是麒麟误托生。」（【清】黄汉《猫苑》

卷下，咸丰刻本）麒麟是传说里「不践生草，不履生虫」的仁兽。明初胡奎《题睡猫图》：「虎质斑斑卧石苔，翻盆黠鼠亦惊猜。日高花影浑如醉，应吃东家薄荷来。」（【明】胡奎《胡奎诗集》，浙江古籍出版社，二〇一二年，第四〇三页）「虎质斑斑」写毛色，反衬不捕鼠，空有其表。为何昏睡如醉，诗人说，大概是吃薄荷了吧。其实，无论捕鼠与否，贪睡是猫的生理特点。「世云猫食薄荷则醉」（【宋】陆佃《埤雅》卷四「猫」，四库全书本），成了颇具雅意的说辞。

古人送给猫的别号还有一些。猫称「息鼠」（【明】黄省曾《兽经》，《中华杂经集成第一卷》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，一九九四年，第七七一页），含义不言自明；称「天子妃」，源自惨烈的后宫故事，武则天虐杀萧淑妃，萧淑妃骂：「武氏狐媚，翻覆至此！我后为猫，使武氏为鼠，吾当扼其喉以报。」（【宋】欧阳修等《新唐书》卷七十六「列传第一·后妃上·则天武皇后」，中华书局，一九七五年，第三四七四页）猫喜欢上屋顶，歇后语「猫卧房脊——活受（兽）」。能踩漏屋顶？不好排除。反正泥瓦匠人感念由此得了饭辙，呼猫为祖师。（【清】孙荪意《衔蝉小录》卷二，嘉庆刻本）吴越地区民间俗称猫为「二相公」，有资格与主人同床、同灶。（姜彬《吴越民间信仰习俗》，上海文艺出版社，一九九二年，第二〇页）清代顾炎武《日知录》记，山东、河北人称雌猫为「女猫」。（【清】顾炎武著，黄汝成集释《日知录集释》，岳麓书社，一九九四年，第一一六〇页）就此，且来看清代黄汉的诗：「天生物类知几许，人家养猫如养女。出窝便费阿媪心，抚护长成期捕鼠。」（【清】黄汉《猫苑》卷下，清咸丰刻本）这位游幕四方的读书人，爱猫爱出了名堂，著有《猫苑》一书传世。（古代关于猫的三部谱录类书籍，均为清人编写。分别是：嘉庆年间王初桐的《猫乘》，孙荪意的《衔蝉小录》，咸丰初年黄汉的《猫苑》。这三部猫谱，反映了中国养猫文化史的丰富内容）

至于绘画，历代作品不少，有的画幅无存，仅题画诗、咏画诗留下来。广泛传播的民俗图画，表现猫则常见三题。《逼鼠蚕猫》为蚕农贴用印品，与年画《神虎镇宅》异曲同工。旧时更习见的，是「老鼠娶亲」一类年画，有的还融进《西游记》无底洞情节。不管如何构图，总有一只硕大的猫等在老鼠仪仗队前方。另有一类图案，卸下治鼠任务的猫，与蝶联袂入画，谐音「耄耋」，是祝颂长寿的图案。吉祥符号可以叠加，如猫蝶戏于菊，为「菊寿耄耋」；戏于牡丹花丛，即称「耄耋富贵」。



中国传统版画“老鼠娶亲”
图片取自《中国版画全集·民俗版画》，紫禁城出版社，二〇〇八年，页二二三
图中在老鼠仪仗队前方，有一只硕大的猫



清　陈崇光　耄耋图轴
纸本设色
故故宫博物院藏

清　存古堂款粉彩耄耋碗
高五·九厘米　口径八·五厘米　足径三·四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

清　紫檀百宝嵌猫蝶图长方盒
高六·三厘米
故宫博物院藏

